



许谋清

一群鸭子的传说

一个电话号码尾数是22222,我给解密了,这是一部梧林电话,是一群鸭子的传说。梧林是从祥芝搬过来的。我们又往前推,找到一个没故事的人,蔡国器。他原来是差塘人,入蔡山兜村的谢家,和前妻谢氏生有四子,和后妻许氏又生有两子。旺生是最小的儿子。二子蔡贵是军户,四子蔡福生、五子蔡生奴是盐户,大儿子蔡逊和三子蔡胜种田,是民户。剩下六子蔡旺生,父亲没了,大哥让他去放鸭子,搞点小副业。

起鸭子的蔡旺生成了梧林的开基祖。大约是600年前,他赶着那一群鸭子从祥芝的祖居地,沿着梧垵溪,逆流而上,来到这里,200只鸭子一时欢实,这些“闹嘴婆”岸上溪里觅食,这里水草丰茂,野食充足。蔡旺生心里踏实,裹着被单靠在树上睡着了。

粘良图、林铅海的《梧林故事》说:蔡旺生“忽地眼前闪过一道白光,原来有一匹神骏的白马,扬鬃奋蹄,迅疾地在林子里奔跑。蔡旺生挺起身想看个究竟。白光倏然消失,白马顿时不见踪影了。他十分惊讶,忽地记起之前听老人说过,地下藏着宝藏,偶尔会幻化为白马、白鹿、白兔等动物出现,须是有福之人才能看到。想来这里应是一处风水宝地。第二天,蔡旺生又去鸭围里赶那些鸭子下田,哪知鸭子却齐刷刷卧在草丛里下起蛋来。他一边拾一边数,200只鸭子竟生了200粒鸭蛋,一只也不落下。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拾起的鸭蛋装满了5个竹筐。蔡旺生满心欢喜,更加确定梧林是一处福地……”当大哥撑着小船来运鸭蛋时,蔡旺生就对大哥说,他看好这个地方,要在这里扎下来。兄弟几个就都过来,帮弟弟在这里盖了红砖厝。蔡旺生住了下来,娶妻生子,展枝添叶。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发展成现在的梧林。

200只鸭子生200个蛋可能有误,全是母鸭吗?我们接受民间传说,就把它理解为鸭蛋生得多吧,鸭子的特点是食量大,“有食生到死,无食死不生。”

蔡马道开车接我们,到祥芝去看看梧林的母乡。晋江石狮的地都不好,多是赤土埔,祥芝的地更不好,是沙埔,沙多土少,只适合种花生和萝卜。沙子是不安定的,有时一夜大风,沙子就把房子都埋了,不用说种花生和萝卜的地,全都拔了。再是热土难离,蔡旺生虽然只是跟着鸭子走,还是开窍的。

蔡马道的手机有故事,名字也有故事。

怎么会取一个这么稀奇的名字?

这得从他的阿太说起,阿太18岁那年就守寡,有个女儿,相依为命。家里没男丁不行,从菲律宾带回一个男孩,应该是一个中菲混血儿。这男孩的名字叫强迫,蔡强迫,更怪啦。可也对,他是被强迫来的。蔡强迫没有活到成人,发高烧,去洒水,死掉了。再找一个,不知怎么骗来的,就叫蔡骗。蔡骗倒是活下来了,娶妻生子,有儿有女,可他是一个酒鬼,40多岁就命丧黄泉,家不成家了。这时,阿太就把女儿找来,对她说,你有一大家子了,你得把二儿子给我,来续娘家的香火。女儿只能依着老母亲,二儿子十几岁了,来到梧林,改口叫阿妈。闽南语,母亲叫母,奶奶叫阿妈。长大后娶妻生子,生的孩子,老大叫妈道,这是阿妈道回来的。男孩,把女字旁去掉,于是叫马道。这个香火争气,有三个儿子,还是老太太取名,叫金枝玉叶。太长,没这习惯,用一个字,叫马叶。三子叫马万,取多的意思,都是好名。现在马迫住泉州,马叶住香港,马万住石狮。马道家,老两口住泉州,儿子住石狮,女儿女婿住加拿大。闽南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马迫的故事有点小复杂,他是大学毕业生,我们从他在石狮政府部门工作讲起,也只作为一个起点,他去援藏。援藏,马迫参加的是第一批。这话题并没有离开梧林,马迫是梧林人的基因。马迫去的那个地方叫朗县,在大山吞吞里,只有从山腰里削出来一条土路,路太窄,不能借车。一辆车要过去,对面的车必须找地方停下来,才能让这辆车过去。上边还经常掉石头。没有企业,只有一个供销社。他们去后才成立第一家公司,帮当地的藏民做虫草生意,他们有300公斤虫草,卖不出去,就压在仓库里。还好西藏干燥,没有坏掉,得想办法帮他们把虫草卖出去。马迫脑子灵活,找到石狮药材公司,找到厦门药材公司,找到晋江药材公司,打开门路。虫草成了西藏大山吞吞里的朗县的支柱产业。

回不了故乡于是有乡愁,走不出故乡于是有诗和远方。马迫2013年退休,2023年,70岁和几位朋友自驾游。起因是,他援藏3年,但有两个地方没去过,一个是墨脱,一个是珠峰大本营。还有,他还惦记朗县,朗县建了火车站,他也想去看一看。他说动了三个朋友,说走就走。蔡马迫有糖尿病,他有偏方,吃苦瓜,车后厢里老是带着苦瓜。他们走的路:晋江一井岗山一韶山一三都江堰一康定一芒康一波密一墨脱一林芝一朗县一拉萨一日喀则一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然后再开回晋江。走了31天。

马迫身上有很明显的梧林人的情结,他从梧林出发,没有在一个地方,而是不停顿地画他漫长的人生旅途,他永远站在起点。

| 抒怀

银球墨香总相宜

张子瑜

人生的前半场,我经常在乒乓球的清脆节奏中度过。那颗小小的银球,在台面上来回回旋,划出一道道迅疾的弧线,也串联起我数十年的教书生涯。退休后,当生活的鼓点慢下来,一个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那是一个静的世界,由笔墨与文字构筑。

刚退休,我受邀参与一本地方史料的编撰,那些沉睡在岁月深处的日闻与人物,仿佛在纸页间苏醒,对我低声细说。一种记录的冲动在我心中频频萌生,我想把那些被尘埃遮掩的历史瞬间勾勒出清晰的轮廓。于是,陪伴我多年的球拍旁,悄然多了一支文静的笔。

我的退休生活,有了一张一弛的韵律。午后,常常与球友们在小小台面上“厮杀”,听银球砰砰作响,那是生命的欢快跃动;夜晚,在书房里与文字相交,任清幽的墨香静静流淌,那是思想的沉淀。这一动一静,并非简单的交替,而是一种奇妙的互补与和谐的循环。动,是静的序曲,在球拍畅快地挥拍一两个小时,让身体微微出汗,血脉畅通,带着运动后特有的通透与松弛回到书房,先前堵塞的思路仿佛也被打通,变得清晰而活跃;静,是动的回响,当我在故纸堆中沉浸过久,感到思绪滞重、眼神疲惫时,我便知道,身体在发出信号,于是我拾起球拍,走向那张熟悉的球台,在步伐的腾挪与手臂的挥洒间,伏案的凝滞感被一扫而空,大脑重新变得明朗清醒。

在这动静相济的平衡之中,我不仅寻得了属于自己的怡然时光,更在一次难得的契机中,让我所热爱的国球和文史汇成一条快乐的河流,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交响。那是前几年,我受托为安海乒乓球协会编撰纪念册《鸿江潮起银球飞》,于我而言,是一次将热爱付诸笔端的旅程。我仿佛一位历史的打捞者,从泛黄的档案与鲜活的口述中,打捞起一个社团廿五年的体温与脉搏。当银球的弧线与墨香的轨迹最终重合,我深切地体会到,能将生命的动与静如此结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而今,银球的弧线与墨香的轨迹,已交织成我退休生活中最安然的节奏。银球的跃动,赋予我身体的活力与思维的明澈;墨香的浸润,则给予我心灵的沉静与历史的纵深。动与静,是我生命相融相成的两种力量,它们让我寻得了内心的从容与自由。从聆听银球的脆响到沉醉文字的无声,从追逐胜负的激情到品味历史的深邃,变的只是形式,不变的是一颗始终热爱、始终探寻的心。

打球为文,一动一静,银球墨香总相宜!



梧林风光(版画) 蔡建昌

在无数次戒与不戒外卖的天人交战中,我的“外卖瘾”正慢慢脱离身体,即将杀出外卖重围,可是,谁承想,一场突如其来的红黄蓝外卖“三国杀”将我重新拽回外卖圈。

外卖弊端人人皆知,但为什么知其不可为,而又忍不住为之呢,在再次宣告戒外卖失败后,我惊觉,原来是“贪”和“懒”两大怪物在作祟。

在7月的某一天,微信叮咚连声响,友人激动告知,某宝闪购奶茶“0元购”,这个“羊毛”怎能不薅,立马下载已经卸载的某宝App。当时删掉,有多么不舍,现在下载就有多么迫不及待。本以为这样的“羊毛”也就薅一次了,谁想第二天,“双倍补”“满25元减21元”“满16元减16元”乃至“0元购”等史无前例的外卖重磅补贴纷沓而来。继“蓝骑士”某宝闪购之后,“红骑士”某东、“黄骑士”某团相继加入这场外卖市场火拼,前无古人的百亿外卖补贴大战由此打开。0元外卖引爆全民狂欢,点燃了全民消费热情,用户涌入外卖平台的流量堪比春运高峰。据数据显示,仅单季度,三巨头在外卖领域的总投资额就达250亿元,远超以往。

每天“贪”这么几毛钱三两块钱的时候,不免担心“三国杀”最后会不会三败俱伤,我可是希望这样的“羊

毛”能薅得久一点。可是渺小如我,如我们,眼界还是狭小了。

据新闻报道,本轮“三国杀”价格战的根本目标并非外卖业务盈利,而是通过高频外卖获取流量,交叉销售至高利润的电商和旅行服务。某团已验证该模式——其外卖用户向到店、酒店业务转化,创造了30%~40%的EBIT利润率。

唉,此报道太伤脑筋了,小老百姓如我,快乐就在于每天“贪”这几块钱,别的想也不想。

而比“贪”更难戒的则是懒,懒得做饭,特别是骄阳如火的夏天,下厨房简直是酷刑。买、洗、做,一个轮回下来,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烟熏火燎之后胃口也没了。一顿饭之后,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好像都在叫嚣着:“快躺下吧,快躺下吧!”

所以在下一顿饭来临之前,进厨房还是不进厨房实在让人“举步维艰”。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是不行的。这时,外卖简直能救下厨人于水火之中。“葛优瘫”在沙发上,享受着空调吹出来的习习冷风,打开外卖软件,大拇指不断往上滑,先让眼睛饱了一顿眼福,各种美食应有尽有,大餐小食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家庭伙食标准在这时是噌噌地往上涨,一改之前自己下厨时“饿不死就好”的标准。手指嗒嗒一点,“双倍补”“满多少减多少”……

| 世相



戒外卖

黄颖

毛”能薅得久一点。可是渺小如我,如我们,眼界还是狭小了。

据新闻报道,本轮“三国杀”价格战的根本目标并非外卖业务盈利,而是通过高频外卖获取流量,交叉销售至高利润的电商和旅行服务。某团已验证该模式——其外卖用户向到店、酒店业务转化,创造了30%~40%的EBIT利润率。

唉,此报道太伤脑筋了,小老百姓如我,快乐就在于每天“贪”这几块

| 草木



福州的榕树

韦浩浩

密的枝叶拦截未炸,从而庇护了树木周围的居民。在当地人心中,这棵榕树犹如守护神一般保护着他们。

相较于旅游攻略上的“打卡地标”——“三坊七巷”景区内那株“网红爱心树”,我更中意长在野外的榕树。在福州市国家森林公园内,我看到了著名的“榕树王”,据传这棵 tree 是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福州太守张伯玉栽种的,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远远的,我就一直仰望着它,那硕大的树冠展示着铺天盖地的气象。走近它,那密密麻麻的根系,是生命力的诠释,是生生不息的魂。我想,这棵树,在近千年的光阴里,见证了多少人和事:南宋和南明的末日余晖,“三藩之乱”的历史硝烟;诗人牵着瘦马,在树下歇息和逗留;兵士举着刀枪,也在树下歇息或逗留……最后又有多少人在树下盼着能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故乡。

钱,别的想也不想。

而比“贪”更难戒的则是懒,懒得做饭,特别是骄阳如火的夏天,下厨房简直是酷刑。买、洗、做,一个轮回下来,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烟熏火燎之后胃口也没了。一顿饭之后,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好像都在叫嚣着:“快躺下吧,快躺下吧!”

所以在下一顿饭来临之前,进厨房还是不进厨房实在让人“举步维艰”。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是不行的。这时,外卖简直能救下厨人于水火之中。“葛优瘫”在沙发上,享受着空调吹出来的习习冷风,打开外卖软件,大拇指不断往上滑,先让眼睛饱了一顿眼福,各种美食应有尽有,大餐小食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家庭伙食标准在这时是噌噌地往上涨,一改之前自己下厨时“饿不死就好”的标准。手指嗒嗒一点,“双倍补”“满多少减多少”……



郭培明

得意忘形

AI时代到来,有些人认为架上艺术已经日薄西山,甚至穷途末路。实际上,传统绘画能不能代表时尚、有没有生命力,与画布颜料无关,与艺术家的视野境界有关。以写生为例,写实之后有写意,传统之外有实验,如果还以古典标准看待当代艺术,那才是真正的落伍。创作观念影响视觉思维,进而改变表达方式和观赏方式,这样的尝试与突破,自然是具有时代价值的。

黄文中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泉州师范学院二级教授,他理论根基扎实,在对第一代油画家的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对“吴大羽现象”的挖掘整理中深得真悟。吴大羽强调“势象之美”,意指有内涵的抽象,立足于造型的写意,追求气韵通畅、墨色淋漓,在似与不似之间,体现物我相融。都说户外才是油画家的画室,与众不同,黄文中十年只画一座山,老家永春的天柱山,曾因他纵情的画笔而广受关注。文中任教的高校就在海边,天风与海涛同样令他入迷。也许因为画山确立的观察与思考范式,他画海时更加放松自己,收放自如。闽南是五彩斑斓的,蓝天白云、红砖绿树,颜色特别浓烈,稠密到难以安放下抒情意境。面对斑驳迷离的现场,文中更多是从主观方面调动情绪表达,在变幻莫测中把握节奏,在波澜起伏中顺应律动。

对一个有追求的画家而言,写生绝不是照相般的简单临摹。朱德群先生提出的“超脱风景”,在旅游成为生活方式、人人都能拍照的今天,理解起来一点也不难。不管是自然还是人文景观画起来,因为人的情绪介入,创作中一定带有明显的主观成分。唐代画家张璪提出“中得心源”,认为艺术家内心的感悟和构造对于艺术表达的意义重大。从文中的作品中,你可以感知到闽南独特而亮丽的地域调性,有形可依却难以按图索骥对照着去实境寻踪。黄文中用简笔做减法,用写心的手法写生,大胆着色,挥洒自由,信笔涂鸦,虚实相生,浓厚中见疏离,随性中有规矩。

跨越山海,心潮澎湃。得意方可忘形,观文中笔下的沧海,与几年前画山比较,近期的作品更为抽象。从师从自然,到脱离物象,不难发现,黄文中在创作中已经进入物我“相看两不厌”的抒情之境。他感叹莫奈用四十年的时光陪伴一池睡莲,也仰慕赵无极作品的磅礴气势与盈盈诗意。对于未来的走向,取决于他的创作实践与学术思考,现在来下结论为时尚早。有一点可以肯定,黄文中手中紧握的调色板,将会一直像海浪般澎湃着、鲜活着。

(作者系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忆旧

割蔗

柯远峰

伴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许多娱乐方式正悄悄改变。尤其是如今人手一机,在网络世界里寻找刺激的时代,大概体会不到割蔗的乐趣了。

割蔗是四十年前很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当时,四婶婆的小卖部门口每天午后都会聚集许多年轻小伙,谈笑间,一捆甘蔗上场了。那甘蔗裹着碧绿带霜的外皮,凑近还能闻到清甜的蔗香,还有那精神抖擞的蔗叶,使人一看,便来了劲头。我最爱凑热闹了,为了不错过精彩镜头,我总会挤到最后一圈。焕叔最疼我了,总把我放在肩上,让我的视野开阔不少。

一阵剪刀石头布之后,几位阿叔依次上阵,只见他们手亮晃晃的工具,麻溜地爬到靠在石板上的一把小木梯——木梯上那深浅不一的纹路,一定记录了不少午后的趣事。这时,旁边的人会将一根长长的甘蔗立在木梯前的地面上。阿叔在木梯上站稳后,便会一手扶着甘蔗,一手拿着刀比画,心里都希望甘蔗能被一剖到底,这样的话,整根甘蔗就能归他一人所有,其他阿叔就得买单。

一幕幕割蔗镜头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焕叔是常客,刀功却稍欠点意思,有力度没速度,落刀时,甘蔗已歪倒在一边,见他神气活现地蹬起袖子上梯,此时却垂头丧气地下来,众人总是哗声一片,他倒不恼,默默地又去排队,等待下一轮的决战,而我则会在一旁暗自可惜,看来想分得焕叔的战利品,还得多撑两把汗了;圆仔眼睛眯如他的名字,大大圆圆的,每回上梯都小心翼翼,在木梯上转个身,都能把人看急眼,好不容易站定了,他又在上头比画了半天,最终还是众人在下面喊“圆仔,再不下手,我们要回家吃晚饭了”,才慢条斯理地动手,削到的甘蔗皮也仅一节,每当这时,阿斗伯总会补上一句“歹戏拖场”,圆仔叔则会回上一句“慢工出细活嘛”;要数割蔗高手的,还得是手起刀落,快准狠的包叔,他上梯时总叫人惊叹目瞪口呆,如电视中的大侠飞檐走壁,一步就能跨两级,一蹿一转身,风儿都会被带着跑。只见他稍侧身姿,左手轻触甘蔗间,右手的刀已“喇”地下去,人也利索地跟着往下跳,刀身贴着蔗皮一路滑到底,那场面足以将众人击退两三尺。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三下五除二,将甘蔗切成段状,清洗干净,逐一分给在场的老人和小孩。当他把洗干净的那节还流淌着清香蔗汁的甘蔗递到我手中时,刚才还在为焕叔叹息的我,此刻已高兴得原地打转,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蔗汁顺着嘴角往下滴,在泥土地上蹦跳。

兴许是包叔带动的气氛,大伙儿更活跃了,纷纷上阵比试。就连平时沉默寡言的阿木叔,也被天荒地加入割蔗队伍,那架势可不输给在场的其他阿叔,应该是在家里偷偷练过。其实输赢对他们来说恍若虚设,没有人会因为掏钱买单而沮丧,也不会因输,默默地又去排队,重要的是那股爱拼敢赢的干劲,还有享受大伙儿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不多会儿,一捆甘蔗就被削光了,最开心的莫过于四婶婆了,腰包鼓了,灶膛里也有新家伙了。

一阵风儿吹过,土灶上的甘蔗皮呼呼作响,仿佛唱着一首欢乐的歌,和着午后时光里五颜六色的声音,装饰着我的童年。